

刘珍文集

# 刘珍文集

散文精品文库

刘珍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洁若散文/文洁若著. — 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 
1999.1

(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)

ISBN 7-5080-1716-1

I. 文… II. 文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7992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 1/32 开本 6 印张 83 千字 插页 2

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6000 册

定价:8.80 元

凡购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一   | 晚年的冰心更辉煌            |
| 十三  | 才貌是可以双全的<br>——林徽因侧影 |
| 二十七 | 林海音探亲               |
| 四〇  | “新老友”<br>——沈阳访罗定枫   |
| 四十八 | 梦之谷奇遇               |
| 六十五 | 苦雨斋主人的晚年            |
| 九十九 | 我所知道的钱稻孙            |
| 一一七 | 我爱上海                |
| 一二六 | 重阳成都行               |
| 一四一 | 秋游宁夏                |
| 一六九 | 新界琐记                |

一八

一八七

我为什么写作

后 记

## 晚年的冰心更辉煌

像许多人一样，我最早读的现代文学作品也是冰心写的。记得那年我才六岁，读的是她的短篇小说《寂寞》。从那以后，我爱上了大海，爱上了月光，更重要的是也爱上了文学。

自从同萧乾结缡以来，我就由她的书接触到她本人。二十年代，当如今已交八十六的萧乾还上小学的时候，他最要好的同窗就是冰心大姐的三弟为楫。为楫常带他到中剪子巷那座三合院去玩，他也跟着喊那位头上还留着月牙弯、却已发表了好几篇作品的端庄少女作“大姐”——一喊就是七十几年。三十年代萧乾上燕京大学时又成了吴文藻的门生。现在，吴先生和为楫均已作古，萧乾成为大姐在世上最老

的朋友了。所以我少不得也经常有缘见到这位慈祥睿智的大姐，她还为我的第一部散文集《梦之谷奇遇》写了序。这几年，她遵医嘱谢绝来客，但萧乾是例外。一九九二年二月八日，大姐写来了这样一封信：

最近又得一次“房颤”，急救过来了。小妹管我极严，“不见客，不写信”。但饼干舅舅除外。

萧乾早年叫“萧秉乾”，因而被同学们起了个外号叫“饼干”。后来他把“秉”字去掉了，然而在大姐那里，他依然是“饼干”。她的子女则称他为“饼干舅舅”。我们总把大姐的健康放在第一位，每一次去，从来不超过半小时。告辞前，她就深情地握着萧乾的手，吻别他，也总亲切地吻吻我。我们知道，大姐每次见到萧乾都会联想起她的亡弟。

大姐一向重视教育事业，关心下一代的成长，这封信中所说的“房颤”，就是由于有几十个小学生来看望冰心奶奶，一批批地轮流进屋来，终于把她累垮了的。

每当我们到冰心大姐的书房去看望她，必得经过她的客厅。那里挂着一对笔力遒劲的条幅：

世事沧桑心事定  
胸中海岳梦中飞

上款是：“冰心女士集定庵句索书”；落款是：“梁启超乙丑沐佛日”。

我总觉得，梁任公书写的那两句话正好是与世纪同龄的大姐那光明磊落、胸襟开阔的一生的写照。

冰心大姐曾告诉我们，几十年来，无论是抗战期间到大后方，还是战后出国，她都随身带着这对条幅。文革期间抄家，它被压在一堆杂物底下，从而免于遭到破坏。

冰心是幸运的。十一岁以前，她跟着英勇地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的父亲谢葆璋，在烟台的海边生活了八年。朝夕与浩淼的海洋做伴，使她具有了坦荡荡的胸怀。思想开明的父亲把这个早慧的女儿当做男孩子来栽培，教她骑马、打枪，带她乘汽艇、登军舰。她耳闻目睹

的净是兵营生活，自幼熏陶出了军人般的豪迈、大无畏气质。父亲，一位舰长经常讲给她听的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凌的屈辱历史，更激发了她的爱国主义至情。

冰心是幸运的。聪颖的天资，家庭和学校的良好教育，时代的风风雨雨造就了她，使她在五四运动初期就以诗歌及散文的形式写出风格清新的佳作，熏陶了一代又一代作家和读者。

冰心更大的幸运还在于：当绝大多数同龄人早已才思枯竭时，这位女寿星却以耄耋之年，老当益壮，喷发出火一般的激情，写下了一篇篇针砭时弊的文章，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。

今年八月间，萧乾忽然接到一封东瀛来鸿，是日本女汉学家冈田祥子用流利通畅的中文写的，字迹娟秀，还附有一部由她本人译成日文的《神圣忧思录——中小学教育危机纪实》（苏晓康、张敏著），书中夹了几张她与冰心及其女儿吴青等的合影。信的大意是：她曾多次访华。在翻译《忧思录》的过程中，她

注意到了冰心的小说《万般皆上品……》和散文《我请求》。她目前正在写一篇《关于八十年代的谢冰心》，很想采访一下萧乾，只要他肯见，她马上就申请护照，专程来京。

我在萧乾回信之前，就先把《忧思录》的口译本翻看了一篇，并且细读了译本序。这篇写于一九九四年五月五日的近四十页的序言，与其说是《忧思录》的序，倒更似是一篇“冰心论”，题目是《写在前面——以谢冰心的〈我请求〉为中心》。冈田详细介绍了《万般皆上品……》和《我请求》的内容，还把冰心大姐在《我请求》一文中对《忧思录》的高度评价也译了出来：

“这篇《神圣忧思录》广闻博采，字字沉痛，可以介绍给读者的句子，真是抄不胜抄。……”

由于萧乾在《能爱才能恨——为“冰心文学创作生涯七十年展览”而作》一文中，着重谈了冰心的《我请求》等作品，冈田从中引用了四段。冈田这篇日译本序是这么结尾的：

萧乾也说：“冰心大姐深深地爱咱们这个

国家，这个古老民族……”只要一息尚存，她就爱中国，鼓舞中国人民，关心中国的未来，并且不断地谈论教育。

冈田祥子女士是八月三十一日来到我们家的。寒暄毕，她首先想知道的是萧乾在《能爱才能恨》一文第二段中所谈到的“一九五七年当她也在报上被点了名时，我忘记了自己当时的遭遇，一直在为她捏把汗”指的是什么。萧乾告诉冈田，当社会学家费孝通已作为右派分子被公开，而他发表的《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》（《人民日报》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四日）一文也被批成毒草时，有人站出来揭发该文中所引唐诗是冰心大姐提供的。于是，她也在报上被点了名。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，为右派分子提供炮弹就等于同谋，何况冰心大姐家已经出了三个右派（丈夫吴文藻教授、三弟为楫、儿子吴平）！

这时，周恩来总理派车把冰心大姐接到中南海的西花厅去。她怀着一腔悲愤对总理说，如果吴文藻是右派，我就是漏网右派，因为我同他在思想上是差不多的。不过，周总理和邓

大姐也只能对冰心表示一下关怀，恳切地劝她好好帮助吴文藻而已。

萧乾还告诉冈田，五十年代，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竭力否定自己，领导指到哪儿，就安于在那儿当个驯服工具。然而经过文革这场浩劫，八十年代人们开始反思，这位写海写爱的冰心大姐也实在隐忍不下去了，就振笔写出一篇篇愤世警世之作。这些文章在社会意义上绝不亚于《寄小读者》和《超人》。

萧乾在《能爱才能恨》中所谈到的《孩子心中的文革》是一批回忆和反省文章的结集。想当年，在惨绝人寰的浩劫中，这些作者曾卖力地投身打砸抢，有的手上还沾满了鲜血。冰心一家人在文革中也吃尽了苦头，但是浩劫之后，她从不谈个人的遭遇。她的心紧紧地系在祖国的前途、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上。然而在为这个集子所写的短序中，她还是痛心疾首地指出：

在孩子们的“难忘一事”中就有吴晗和田汉挨斗的惨状，以及一位校长让学生用图钉打脸等事实，看到和忆起都使我气愤填膺！……

孩子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，只有他们把自己的“难忘一事”永远铭刻在心，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的“既无法律，又无规则，由单独一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心情领导一切”的史无前例的怪事才不会重演！

也许由于冰心大姐的名望的关系，这篇措词尖锐的短序居然还是在《北京晚报》（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七日）上全文刊载出来了。次年七月十三日，她又针对社会上轻视教育以及教师待遇太低的问题写出讽刺小说《万般皆上品——一个副教授的自白》。这回可犯了忌，差点儿就被从印版上撤下来，冰心说：“这是我六十年创作生涯中所遇到的第一次‘挫折’。据说是‘上头’有通知下来，说是不许在报刊上讲这种问题。若不是因为组稿的编辑据理力争，说这是一篇小说，又不是报告文学，为什么登不得？此后又删了几句刺眼的句子，才勉强登上了。”（见《我请求》）

但是冰心这位耿直不阿、愤世嫉俗的老人毫不气馁，她接着又写了《介绍三篇小说和三篇散文》（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六日）。文章

是这么结束的：“从我的许多朋友口里也听到许多使人气愤的事，就像《房租》这篇中所说的‘孙子楼’，就是‘北京新建的高层居民楼当中，有些竟然被群众称之为“鬼楼”——黑夜不亮灯，长期锁着门……到派出所一查户口本，这些楼房的户主原来都是“祖国的花朵”……’我不能再抄下去了！我奉劝我平时所挚爱的‘祖国的花朵’长大了自己拒不住进这种‘鬼楼’，免得阴森的鬼气四面袭来，使花朵未开先萎，而且还会连‘根’烂掉！”

这番掷地有声、催人泪下的话语，竟是出自当时已年近九旬的老人之手！

冰心平生对功名利禄看得很淡泊。五十年代初，他们放弃美国耶鲁大学的优厚待遇，举家奔回祖国，在狭窄的宿舍楼里一住就是三十四年。改革开放后，当局曾有意为她建造一座高级住宅，她谢绝了，至今仍住在普通楼房里。

冰心关怀灾区人民，并多方为提高知识分子、尤其是中小学教员的待遇而呼吁。她自己一家人过着俭朴的生活，却先后把辛辛苦苦爬格子得来的稿费慷慨地捐献了好几万。

冰心咏海的散文中，有这样一句话：“海的母亲，在洪涛上轻轻的簸动这个大摇篮。几百个婴儿之中，我也许是个独醒者……”

恍惚间我仿佛觉得时光倒退到本世纪初。一个五岁的军装小囡囡，直勾勾地盯着烟台的茫茫大海出神。这个七个月就会喊妈妈和姐姐的超常智慧的小姐儿，也许是在幻想长大了也像爹爹似地当上个威武的军官，奋力抗击强敌吧。弹指间，小囡囡已成为国际知名的女作家。自从一九五一年回到新生的共和国，她曾多次随代表团出访，足迹遍及印度、缅甸、瑞士、日本、埃及、意大利、苏联，更不用说在全国各地参观访问了。表面上看来她是够风光的，然而一九五七年以后，想到落难的老伴，想到被发配到大西北受熬煎的三弟，她的心情并不好过。及至文革十年，就更一言难尽了。

如今，冰心大姐年事已高，她理应安享晚年了。然而，她笔耕不辍。去年是甲午海战一百周年，她为此题了辞：“不要忘记甲午海战！”她还一直惦着要写一篇纪念那场惊心动魄的海战的文章，但每次提起笔，总回想起那些英勇捐躯的海军将士，于是激动得热泪满面。

今年四月下旬，冰心老人在医院里听说萧乾和我已将爱尔兰作家詹姆斯·乔伊斯的意识流“开山之作”《尤利西斯》译成中文出版，就高兴地口授了一篇祝词，送到在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，全文如下：

《尤利西斯》是一部很不容易读懂的书。但萧乾在八十五岁体力比较弱时，和夫人文洁若协力把它翻译出来，这是一件有意义但又很不容易的事。只有不怕艰苦和具有顽强毅力的人才能完成。你们很会消磨时光，结果消磨出了一部《尤利西斯》。可喜可贺！

冰心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日

当大会主席宣读素有“中国文坛祖母”之称的冰心老人派人送来的这篇祝词时，场上掌声雷动。毫无疑问，尽管这一年多一直住在医院里，这位老人无时无刻不关心着国际国内大事，尤其是文坛动态，

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，当冰心研究会在福建省画院成立时，出任会长的巴金从上海发来贺电说：

冰心大姐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，她写作了近一个世纪，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一代一代的青年，她以她的一生呕心沥血，为中国的文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她是中国知识界的良知。我敬重她的人品文品并以她为榜样。

被选为副会长之一的萧乾也从北京发来了贺电：

老年的冰心更勇敢，更辉煌。她那支一向书写人间之爱的笔，就挥向邪恶的势力及腐朽的风气，真是光芒万丈。

两位老友的话概括了冰心大姐光辉灿烂的一生。

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二日

## 才貌是可以双全的

——林徽因侧影

我大舅父万勉之早年留学日本，回国后在北平任职，娶了贵阳李家的一位姑娘。她和梁启超的正夫人李惠仙是堂姐妹，因此，我刚刚懂事就听大人们谈起过梁启超及其长子梁思成的名字。我大姐幼时聪明伶俐，四五岁上就能背诵上百首唐诗，深得大舅妈的宠爱。一九二五年左右，有一次，大舅妈和我母亲带她到梁家去串门。梁启超很喜欢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，摸了摸她的头，递给她一只涂了黄油的嫩老玉米。

一九一五年，我五叔考入清华学堂，和梁思成同学。这位五叔是我父亲的幼弟，比他小十来岁。可惜他体质羸弱，未毕业就因患肺病

才貌是可以双全的

11